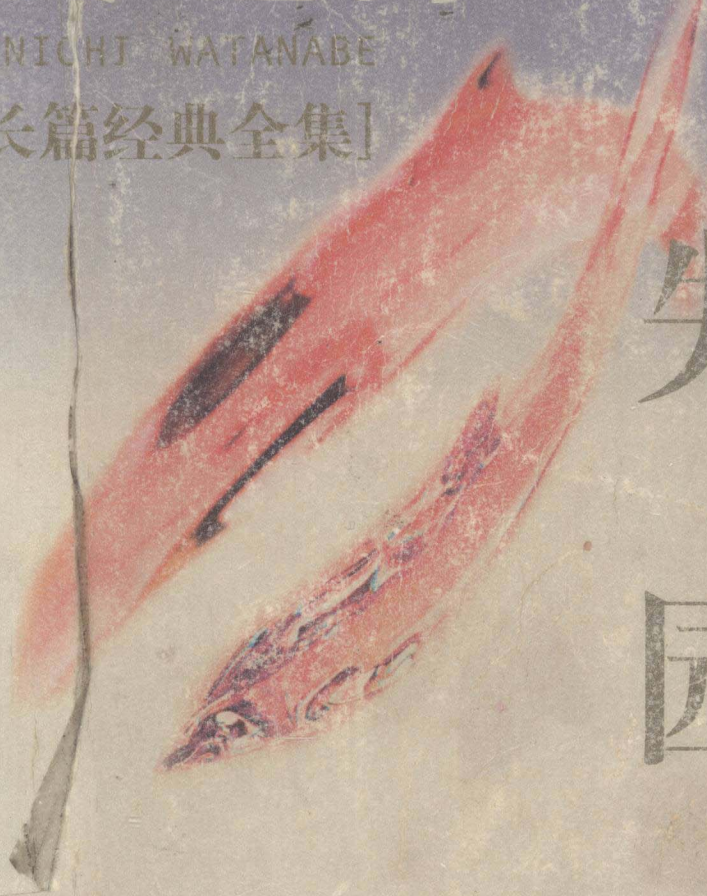


渡边淳一

渡边淳一 著

JUNICHI WATANABE

[长篇经典全集]



失乐园

文化艺术出版社

渡边淳一

JUNICHI WATANABE

[长篇经典全集]

谭玲 / 译 芳子 刘宝华 / 校译

失乐园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乐园/[日]渡边淳一著;谭玲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1重印
ISBN 7-5039-1749-0

I.失… II.①渡… ②谭…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5977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98-0688

失樂園

初版印刷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日

©Junichi Watanabe 1997.Printed in Japan

失乐园

著者 [日]渡边淳一

译者 谭玲

校译 芳子 刘宝华

责任编辑 沈悦苓 金燕

装帧设计 怀一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3年9月第2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10千字

书号 ISBN 7-5039-1749-0/I·768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1

失樂園

梅村君

一回目、主人公の名を
ルビを入小こ下ろす。

才一幸

梅村

(3)

怖いわー

その一言は、^んの感ふる泣かたとき、^ん木
 は思はず動きを止めて、甘の顔と透かした。
 一ま、^んたたくやにえあつ腕の中へい
 山梅村均整うと小女は、^ん木す折

曲中ニつに折リ疊たハル。 遊まハルヤリヤ
 みわりハルヤリヤ。 その上をみわりハルヤリヤ。 久木のたぐ
 背にハルヤリヤ。 惜しムニキマアをり
 けハルヤリヤ。 惜しムニキマアをり
 心をハルヤリヤ。 惜しムニキマアをり
 見ハルヤリヤ。 眉の内側に綻はルヤリヤ。 肉
 いらハルヤリヤ。 小刻みに震え、泣くこいるよう
 である。

女の髪を巻く

《失乐园》作者手稿 (二)

目录

中文新版序……渡边淳一 1

代序……张石 1

落日…… 1

秋天…… 35

良夜…… 77

短日…… 127

初会…… 169

冬瀑…… 211

春阴…… 269

落花…… 309

小满…… 359

半夏…… 395

空蝉…… 435

至福…… 471

终章…… 503

渡
辺
淳
一

[失乐园]

落日

“好可怕……”

这句话从凜子唇中吐露出来时，久木不觉停止动作，窥探着女人的表情。

此刻，凜子确实就在久木怀中。娇小匀称的身躯躬成两截，男人宽阔的后背覆于其上。透过床边淡淡的灯光窥见到的凜子脸上，眉头紧蹙，眉宇间形成深深的皱纹，紧闭的眼皮微微跳动，像是在哭泣。

凜子这时候确实处在即将到达快乐巅峰的状态，贪享着从一切束缚女人身心的拘束中获得解放后的愉悦而奔向高潮。

而就在此刻她说“好可怕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久木和凜子聚会无数，每一次听她以各种不同的词语

诉说欢愉，有时候说“不行了”，有时候呢喃“到啦”，也有说“救……我……”即使每一次的说法不同，但凛子的身体正处于欢愉顶点，得到爆炸似的快感则是不变的。

可是她说“好可怕……”这还是头一回。

久木按捺住想一问究竟的冲动，更加用力地抱紧她，任由她拼命挣扎却难以逃脱地紧贴着她，凛子反复着小小的痉挛而达到高潮。

久木再次开口向她发问，是在几分钟以后。

发生关系前一直秉持有夫之妇矜持的凛子，似乎以方才的开放为耻，轻轻侧身躬着背，拉起被单盖在胸口到腰部一带。

久木从后边将下巴靠在她浑圆的肩膀上低语。

“你刚才说可怕……”

是久木呼出的热气触及耳根的缘故吧，凛子身躯倏地一缩，没有回答。

“什么可怕？”

久木再问一次，凛子那满足后稍微慵懒的声音呢喃着：

“好像全身的血液逆流向体外喷出似的……”

那是身为男人的久木无法想像的感觉。

“可是，感觉很好吧？”

“当然，而且不只是好……”

“我想听听看！”

久木再问，凛子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回忆。

“就在忘我地快到达高潮时，皮肤连续不断地起鸡皮疙瘩，一阵哆嗦，感觉子宫像太阳般变得又热又大，从那里散发出的快感涨满全身……”

久木听着，觉得那有着多彩多姿变化曲蜷着的身体像是不可思议的女妖，他甚而觉得有些嫉妒了。

“这里……”她将手轻轻地放在子宫的位置上，仍然闭着眼睛，示意说。

“其实你应该没到达这里，但是我却有那种被深而强的力量刺穿、直通头顶，心想就这么随他去算了的感觉……”

说到这里，凜子突然紧拥久木，久木也更加用劲抱着她那情热未退的躯体，确实感到凜子今天的感觉更强了。

每次性爱以后两人总是相拥而眠。姿势多半是女人横卧，轻轻地把头放在仰卧的男人左胸上，下半身却挨得更紧贴，双腿交缠在一起。

此刻两人也是这样躺着，没多久，男人右手缓缓伸到女人肩后抚摸她的背。凜子像是忘记了方才的奔放，安静得很，像小狗般驯服地闭着眼睛，享受着久木从颈部到背部温柔的爱抚。

凜子的皮肤光滑柔软，久木一夸赞，凜子就小声嘀咕：“是跟你这样以后才变的。”是满溢情爱的行为让女性体内血液流畅、促进荷尔蒙分泌而滋润了肌肤吧？听她说“都是你的缘故”，久木很满意，进一步爱抚着她，但是有些累了，手指动作迟缓下来，凜子也在满足之后的充盈与

安适感中慢慢睡去。

自然，睡着时是采取彼此都舒服的姿势，只是有时候醒来时凛子的头还压在久木肩头，令久木手臂发麻；有时候上身离得老远，下半身还交缠着。现在两个人就这么睡下，还不知道醒来后会是什么姿势。

但不论如何，男人与女人都习惯且喜欢性爱之后肌肤与肌肤若即若离、适度相拥，慵懒地躺在床上。

在这种状态下，久木的脑袋还是清醒的，他把目光移向窗帘紧拢的窗户。

差不多六点了，该是太阳缓缓沉落在弧形海岸线彼岸的时候了。

两人是在昨天傍晚来到这家位于镰仓的饭店的。

周五三点过后，久木离开位于九段的公司，到东京车站和凛子会合，搭乘横须贺线在镰仓下车。

饭店在七里滨畔的小高丘上，每逢夏季这里是年轻人熙来攘往的海岸通道，一进入九月，车辆锐减，坐计程车不到二十分钟就来到了饭店。

久木选择这家饭店和凛子幽会，是因为这里距离东京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就颇有暂离都市短旅的气氛。饭店房间可以看见海，也能享受古都镰仓的静谧。而且饭店才新开张，熟客还少，不太容易被人看见。

当然，尽管久木这么想，也难保不会被人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虽说久木任职的现代书房是出版社，对男女之

事比较看得开，但是让人知道他和老婆以外的女人上饭店，终究有些负面影响。

可以的话最好尽量避免这种麻烦，他不想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久木一直都很注意这点，小心翼翼地应对女性。

可是认识凛子以后，久木失去了这份避免引人注目的耐心。

原因还是在于认识凛子这个他最喜欢的女性之后，觉得为了和她见面，多少冒些危险也是无可奈何的。而让他更放得开的契机，则是一年前被解除部长职务，并被贬到调查室这个闲差之后。

的确，对久木来说，一年前的人事异动对他打击太大。本来久木也和一般人一样，希望在公司主流派中按部就班地往上升。一年前当他五十三岁时，身边的人都说他是下一任董事候补，他自己也这么觉得。

可事实却是那么突然，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解除了出版部部长职务，贬到任谁看来都是闲差的调查室。在这人事变动背后当然有他对两年前社长换人后社内有一批所谓社长心腹的新势力抬头这种形势认识不清的缘故，不过异动既已成定局，再去追究原因也于事无补。

更重要的是久木深深懂得，他此次错失升任董事的机会，再过两年就五十五岁，已经永远不可能升上董事了。就算职位再有调动，不是换到更冷门的位置，就是外派子公司罢了。有了这层认知后，对生活反而开启一片新

视野。

从今以后可以不慌不忙、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不论怎么挣扎奋斗，一辈子终究只是一辈子。观念一旦改变，过去觉得重要的东西不再那么重要，反而是从来不觉得太珍贵的事物突然变得珍贵起来。

解除部长职务后，头衔虽是“编辑委员”，实际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作。因为在调查室上班，需要搜集各种资料，有时候要整理像是专辑之类的题材提供给相关的杂志，虽然这些是他主要的工作，但没有一件有明确的交差期限。

身处在自由多闲的职位后，久木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打从心底迷恋或爱上过一个人。

当然，他过去对太太和其他交往过的女性，都抱有好感，也曾有外遇，但都无疾而终，从来没有那种整个身心燃烧起来的切实感受。

照这样下去，他的生命中就将留下最大的遗憾。

松原凛子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久木面前。

恋情的邂逅总是很偶然，久木遇到凛子也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

去年底调到调查室，三个月之后的一天，在报社文化中心任职的好友衣川来请他做一场内容为“文章的写法”的讲座，有近三十个学员，衣川希望他去谈谈有关写文章的话题。

久木并不是实际创作者，只是在出版社编书出书罢

了，自觉无法胜任而拒绝。但是衣川说不必想得那么严重，就只谈谈过去读的各式各样文章并将其编集成书的经验就行，再者，衣川那一句“你现在不正闲着”让他动了心。

衣川来找他，不只是为演讲，看起来还有为被贬到闲差的他打打气的心意。

他和衣川是大学同学，文学院毕业后，衣川进了报社，久木任职出版社，工作地点虽不同，但时常碰面喝酒。六年前久木升任出版部长，衣川也不甘落后似地当上文化部长，但在三年前突然外放都内的文化中心。久木不知道衣川是否喜欢这个异动，但从他说“我也该外放了”这句话来看，他对总社还是有些留恋。不论如何，在被摒除于主流之外这点，衣川先有经验，也因此能体会久木的感受，适时给予安慰。

久木体察到他这份心意，也就爽快地答应。在那天晚上到文化中心去，进行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和衣川共进晚餐，当晚还有一位小姐同席，衣川介绍说是同在文化中心教书法的讲师，而她正是凜子。

如果那时没有答应衣川的邀请，而衣川也没邀凜子共进晚餐的话，也就不会有两人的邂逅和现在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了。

每回想到和凜子的邂逅，久木总要感叹爱情之不可思议，感觉是命运的安排。

从衣川介绍他认识凜子那一刻起，久木内心就产生了

莫名的亢奋。

老实说，久木以前也不是没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年轻时不用说，中年以后也曾有过红粉知己。其中一个说喜欢久木的迟钝，另一个说迷上了久木那与年龄不符的少年气。久木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迟钝或孩子气的地方，心想这只是别致的夸赞罢了。不过说来也怪，他后来接近其他女性时，便多少有这种自觉。

尽管如此，他接近凛子的方式，确实有种孩子气的专注，连自己都莫名其妙。

只经衣川介绍见过一次，一个礼拜后，他就主动照着要来的名片打电话给她。

他过去不是没关注过女人，但像这样积极主动还是第一次，他虽然讶异于自己的作为，但脱缰而出的欲望就是无法遏止。

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约她，经过几次接触之后，两人正式发生关系是在今年春天。

就如当初预感到的那样，凛子果然是很有魅力的女人，但之后久木又再次思索自己究竟是迷上她哪一点：

她的五官不是特别美，但细致可爱，就像一般已婚妇人般丝质保守套装裹着娇小匀称的躯体。三十七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但是最吸引久木的，还是凛子在书法上的才华，她尤其擅长楷书。虽然只是短期的，她到文化中心来只教楷书。

初次见面时，凛子展现出楷书般的端庄典雅，而后慢

慢显现她的温柔体贴，在某一天以身相许后即确实实地放开矜持而趋于开放。

这个转变的过程在久木看来，是那么可爱、娇艳，令他不禁痴迷难返。

性爱之后的两人肌肤紧贴，彼此的感觉立刻传给对方。

此刻，当久木偏头望向窗帘紧拢的窗户时，凜子的左手便似有些胆怯地紧攀着他的胸，久木轻轻按住她的手，看看床头柜上的钟，六点十分。

“太阳差不多要落山了。”

从落地窗可以看见七里滨的海和江之岛，夕阳应该沉向那边。昨天两人抵达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火红的太阳正沉入通往江之岛的桥头丘陵背后。

“要看吗？”久木对凜子说着从床上起身，披上掉在地板上的睡袍，拉开窗帘，瞬间，眩眼的斜光流入室内，照射在地板以及整张床上。

“刚好赶上……”

夕阳此刻正照在与江之岛相对的丘陵上，把天空的下半部染成朱红，缓缓下沉。

“过来看嘛！”

“这里也看得到。”

还裸着身体的凜子好像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光亮，用被单裹着全身，转过身来向着窗户。

“比昨天还红还大。”